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孤独的三重时间向度

邵 帅¹ 李婉露²

(1.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成都 611731; 2.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1731)

摘 要: 信息时代便利了社会交往, 但让个人越发孤独。从过去到未来, 孤独可分为三重时间向度, 即时间陪伴的丧失: 丧失“历史”, 无所回首; 丧失“未来”, 无所适从; 丧失“现实”, 无所立足。为探析精神现象, 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着眼物质因素, 厘清孤独的时间向度, 促进孤独的消解。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 孤独; 现实; 时间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052 (2021) 01-0001-03

存在问题, 作为哲学的核心问题, 随着社会发展, 关注点从存在的本质, 转到其现实状态与存在方式。人作为特殊的存在, 成为问题的焦点。对人存在状况的考察, 暴露出情感陪伴缺失、孤独感加重的现象。人作为时间性的存在, 有过去、未来与现在三个向度, 若要理解无伴导致的孤独, 就要聚焦人本身, 以唯物史观的视角, 从时间入手, 剖析孤独的社会存在原因, 以厘清现代孤独问题。

一、孤独的历史向度: 对历史经验的陌生与归属感的缺乏

历史赋予了人历史性。由于个人对过往的忽视, 以及家庭关系与社会格局的变化, 历史性逐渐消解, 人缺乏对个人、家庭与社会历史的熟悉与归属感, 缺乏与历史为伴, 导致孤独。

(一) 活在当下的个人: 自我认知的模糊

个人的历史性即个体的历史经验。对自我历史的认识不足, 以及感性与理性认识的格局失衡, 导致缺乏自我历史的陪伴, 缺乏自我归属感, 变得孤独, 缺乏与“历史的自己”为伴。

人的心理关注, 在工业革命前, 为弥补物质的匮乏, 多在于精神生活, 其中, 个人的历史构成了重要部分。而随工业革命的发生, 生产力提高, 人越发功利并着眼物质利益, 缺乏自我认知。在心理格局上, 感性与理性的天平也逐渐失衡。分工的深化, 分化了认识能力。“在一个依本能而活动的动物不会发生时间上阻隔的问题, 它的寿命是一连串的‘当前’, 谁也不能剪断时间”^[1]。与人相处时, 感性本能被理性压抑, 独处之时, 感性本能得到发泄, 关注“当前”, 时间缺乏连续性, 产生时间阻隔, 遗忘历史。对自我历史的忽视, 使“自己的历史”变得虚无, 与失去“历史的自我”为伴,

从而产生孤独感。

(二) 步入现代的家庭: 传统架构的消解

家庭的历史经验即家庭的历史性。社会形态的更替, 让家庭传统架构趋于消解, 家庭关系让位于社会关系, 人缺少家庭归属感, 缺乏家庭历史的陪伴, 缺少“历史的家庭”为伴并感到孤独。

在家庭内部, 宗法关系隐退, 家族代际联系削弱, 家族传承缺失。“规矩不是法律, 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2]。”礼俗与规矩自产生起就具有历史性, 血缘社会的家庭礼俗被现代社会打破, 现代家庭的历史性减弱, 血缘家族观念减弱, 缺乏对整体家族关系与历史的了解, 没有家族归属。具有长期性、历史性的家族变成了“临时性”的家庭^[3]。在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上, “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 后来, 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时, 这种家庭便成为了从属的关系(德国除外)^①。”社会关系强于家庭关系, 体现在教育方式的转变。传统的家庭式教学联系了家庭成员, 增强了共通感, 家庭的地位显著。但现代社会, 以学校教育为主, 家庭的显著性降低, 使人忽视对家庭、家族历史的了解, 导致缺乏家庭归属感。家庭内外架构的演化, 使家庭的历史变陌生, 这种陌生感导致人缺乏与“历史的家庭”为伴, 感到孤独。

(三) 彰显个性的社会: 差序格局的淡化

社会的历史性即社会的历史。社会传统格局消解, 社会精神越发崇尚个性, 导致人缺乏社会历史的陪伴, 丧失社会归属感, 人缺乏与“历史的社会”为伴, 产生历史向度的孤独感。

社会精神, 由于物质生活发展推动了个人发展, 让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1846年), 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ddb383c64028915f804dc288.html>。

收稿日期: 2020-10-27

作者简介: 邵帅(1995—), 男, 四川成都人,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201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李婉露(1999—), 女, 四川简阳人,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2017级在读本科生, 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

个体选择变多,因此崇尚个性,而忽视社会整体。“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4],”个体历史的不同,加上崇尚个性、个人主义等思潮的发酵,导致了社会对个性的盲从,忽视整体历史。在中国的社会格局上,曾以差序格局为主,“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3]。”社会关系都围绕“我”而展开,社会历史通过“我”传给后人。但随着现代化进程,差序格局淡化,团体格局强化,“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3],每个人起着同样的作用,传承社会历史的责任被分摊,个人责任相对减轻,但缺乏对社会历史的关注,导致缺乏社会归属感。社会历史被忽视,从而人缺乏与“历史的社会”为伴,感到孤独。

二、孤独的未来向度:对未来生存的绝望与被遗弃感

人潜力的叠加构成了未来方向。“把世内存在者从遮蔽状态中释放出来”^[5],通过实践,人的内在潜力现实化,认识事物,并创造未来。在未来向度上,因人作为个体、作为类、作为存在者与自身,与他类,与自然相对立,人的能动性产生负作用,让人对未来感到绝望与遗失,人缺乏与未来为伴。

(一)作为个体的存在:个人被同类抛弃

人在实现自身能动性的过程中,人作为独立的个体与同类相对立。个体从人类主体中剥离,变成认识的客体,缺乏情感共鸣,对未来生存感到绝望。

科技本应作为人的科技,为人服务。但现代科技将个体的人作为应用对象,人与科技交换了地位,个人不再是丰富的有机生命体,而是各项科技研究中的一部分。在大数据技术与基因技术中,个人意味着数据资料与基因片段,个体人性被抛弃,人作为数据与基因而存在。若不加以约束,科技将逐渐变成“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①,个人不再是有机的个体,而是一种物质对象。人类整体利用科技研究人,却忽视建构、保护个体人性,个人被同类逐出类的范围,导致人的遗失与绝望感,被孤独侵扰。

(二)作为类别的存在:人类被他类遗弃

随社会发展,人类中心主义日渐强化,人作为类的存在,与他类物种相对立。在人遗弃并挤占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时,他类也放弃了人类,使人类变成孤独的类存在,未来人类可能单一地活着,产生未来向度上的孤独感。为满足消费需要,人过度实现自身潜能,着重发展生产,忽略对废物的降解,破坏了生产者、消费者与分解者的三元有机结构,以及他类物种的生存环境。人忽视其他生物生存,造成类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其他有机生命体面临生存危机,再加上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其他有机生命体,形成对他

类的遗弃。但遗弃是相互的,他类的消失意味着他类放弃有人类的环境,遗弃了人。因此,人类在实现自身能动性的过程中,让人在未来,会缺乏自然同伴,成为孤独的类存在,感到孤独。

(三)作为存在者之一:人类被自然放弃

存在者存在于自然环境之中,与自然的关系密不可分。人也是存在者之一,在实现自身潜能时,忽视了与自然的关系,破坏自然,导致自然的报复,人被自然放弃,对未来生存感到绝望,在未来向度上越发孤独。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6]。”人作为存在者,本应与自然和谐共生。但现代社会,人的发展,以自然环境为代价,造成自然气候、土壤与水资源的全面恶化。长此以往,将导致自然更严重的报复,人对未来生存问题感到绝望,产生被自然遗弃之感。未来不仅丧失同类、他类的陪伴,还会因自然的反作用,意识到自身能动性的负面效应,人类未来变得空虚,被自然放弃,因而感到孤独。

三、孤独的现实向度:人的片面发展与交往的淡漠

从过去到未来,历史唯物主义着眼“现实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人的现实性即社会性,在现实向度上,人之所以孤独是缺乏现实社会关系的陪伴。与纯粹精神的“抽象”不同,波普尔描绘了一种主体间不发生实际接触的社会,只是通过虚拟技术彼此交往,他称作“抽象社会”^[8],其中的社会存在与实践方式变得抽象化。在“抽象”社会中,客体特征、主客体关系以及主体间关系的变化,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并淡化了社会交往。

(一)人类活动的对象:虚拟化与分割化

“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7],社会决定人的对象,而产生相应的意识。在认识与实践活动中,人总是“先从感性的事物得出抽象”^[7],最先接触对象的感性特征。在网络时代,人类活动的对象以虚拟的方式、分割的形式存在,缺乏现实可感性,人的现实社会性减弱,导致现实向度上的孤独。

一方面,对象的存在方式越发网络化。曾经人类活动的对象多为现实可感之物,而如今虚拟对象成为认识与改造的重心,客体借虚拟空间存在。这使人类活动的对象虚拟化、抽象化,虚拟化的客体消解了人内心的现实,使人活在虚拟网络中,忽视现实的对象与关系,现实联系减弱。另一方面,对象的存在形式随分工深化而分化,以各对象为核心形成多元话语体系,体系各有特色,交融度不高。因之,我们绝不能有各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3]。社会对象的分门别类,加重圈子文化现象,不同圈子的交往减少,沟通受阻,而在同一文化圈中,又分为更小的团体,以至最后难有真正的

交往。并且,由于小圈层中人均表达机会相对较多,矛盾也更易产生。多元文化,在圈层作用下,让人越发分离,激化矛盾,导致社会关系疏远。现代化新事物加剧了陌生感,对象的虚拟化与分割化,掩盖了现实社会联系,使人际关系也变得割裂与抽象,孤独感加深。因此,着眼客体的特点,为重构对象的现实性,要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关注社会存在,以现实可感的对象影响人,增强人的现实社会性,从而克服孤独。

(二)把握对象的方式:单一化与片面化

主体的实践方式同样影响着自我意识。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9]。科技的更新,让实践与认识的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对科技的运用,让个体的活动方式单一化,让整体的活动方式片面化,妨害了人的全面发展,遮蔽了人的社会性,从而产生现实向度上的孤独。

对于个体,随分工的深化,把握对象的方式变得单一化。为适应分工,个体知识面越发狭窄,实践技能越发专一,在单一化的影响下,个人的全面发展受制,让人的精力服务于物质生产,使社会交往变淡漠。于整体而言,在发展的过程中,把握对象的方式变得片面,主客体之间产生隔阂。在认识上,对先进生产方式的追求,易产生潜意识的盲崇。潜意识与意识相对,它由“认识阈”的前意识相阻隔,而对意识与主观意向带来影响和冲击^[10]。潜意识盲崇,让潜在问题被忽略,让实践与认识方式片面化。在实践中,人本应亲临到世界之中,在世界中存在,直接认识必不可少,然而这样的片面化,让媒介替代人的亲临,隔绝主客体直接联系,使认识片面化,影响人的全面发展。

活动方式单一化与片面化,导致人的片面发展,忽视现实的社会交往,感到孤独。为克服因此产生的孤独感,要批判地对待科技等媒介,解决分工带来的负面问题,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增强现实性与社会性。

(三)主体之间的交往:形式化与网络化

人对突破孤独的期望,在心理学上表现为极化效应,即表现出趋同性行为。网络社交,虽打破了传统方式的时空阻隔,但使人产生依赖。在网上,现实被隐藏,“现实的人”变成“网络的人”,降低彼此信任,让交往行为形式化,让交往空间网络化,在主体间性上,导致现实向度上的孤独。

首先,交往行为变得形式化。“身体在场,心却远离”的“群体性孤独”常常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11],人缺乏情感共鸣,交往行为形式主义化。权力与利益的界定分明,人也因此分隔,自我本位感加强,缺乏换位思考能力。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征^[12]。主体间缺少感情联系,理性利己主义让社交形式主义化,使社会交往淡漠,削弱现实社会性。其次,交往空

间逐渐网络化。现实的社会变成“抽象社会”,网络让社会交往抽象化,失去现实性。网络作为社交平台联系着人,但因网络缺少现实性,人的现实交往能力降低,恐惧现实社交。原本线下交往是畅通无阻的,“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报姓的”^[3],形成熟人社会,但现代网络化社交阻碍了各间联系。具体地说,“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13]。”而在网络社会,多以间接象征的方式社交,信息量增多,情意传达受阻。

在陌生人社会,客体、主客体间以及主体间的新特点,导致人的片面发展,阻碍并淡化现实社会交往,人的现实社会性变得抽象,走向现实的孤独。为此,应批判地对待虚拟科技,推动交往的现实化与人的全面发展,以克服现实向度上的孤独。孤独随人一同降世,在现代社会越发凸显,阻碍人的真正幸福。在时间的三个向度上,人对历史的陌生感、对未来的绝望感以及对现实的空虚感,导致并加重了孤独的情感。要消解人的孤独感,还需立足“人是人的最高本质”^[7]这个理论基点,重拾人的历史性,规范人的能动性并重构人的现实性,在三个向度上克服孤独感。在现代社会中,应更加关注现实的人,在建立网络社会关系的同时,又要重视现实关系的建构,从而发现真正的人,发现真正的人的呼唤,打破孤独的束缚,实现人的自由,实现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琨.论“古镇化”背后的情感维度[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 2013(2): 64-65.
- [2] 杨起予.城市化中人的实际归属和内心归属感[N].文汇报, 2015-10-09(15).
-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
- [4] 陈湘静.情感劳动与流动的共同体——论王安忆新世纪以来小说中的移民与家庭[J].文学评论, 2020(1): 82-91.
- [5] 李孟国.无蔽之真——海德格尔真理问题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6.
- [6] 毕雪晗.底线思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要求论析——基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视角[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6): 118-124.
- [7] [德]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 [8] [英]卡尔·波普尔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M].陆衡, 张群群, 等合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9] 任帅军.《神圣家族》意识形态思想探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 1-9.
- [10] 杨鹏.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哲学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论文, 2019.
- [11] 林滨, 江虹.“群体性孤独”的审思:我们在一起的“独处”[J].中国青年研究, 2019(4): 40-45.
- [12] 周红艳.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农村人际关系探究[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7.
- [13] 满时新.一村志书 三高质量——读富裕县塔哈镇《吉斯堡村志》[J].黑龙江史志, 2019(10): 18-21.

(责任编辑:张咏梅)